

了凡

四訓

(一)

譯語

明後學勤 袁公了凡作原
識 勤學後

一、立命之學

當我童年喪父以後，老母就教我放棄讀書科舉的途徑，學習醫術。理由是：可以養家利己；可以濟世益人。同時，告誡我說：「如果能以研求一種技藝成名，也滿了你父親昔日的心願呢！」

後來，我在慈雲寺遇着一位老年人，鬚子很長，相貌魁偉，態度瀟灑，像神仙一般。我向他恭敬行禮。他對我說：「你應該是官場中的人，明年，就可以考取秀才，為什麼不讀書呢？」我把原因告訴他；並請問他的姓氏家鄉住處。

他回答說：「姓孔，雲南人。曾經得到邵康節皇極數的真實傳授，這數應該傳給你。」

然後，我請他到家裏，把這段經過稟報母親；母親就讓我虔誠的款待他。

試驗他的數理，絲毫都無不驗。我就動了讀書的念頭，同姓沈的表兄商量。

他說：「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裏開館教學，我送你去讀書很方便。」

我因此拜郁先生做老師。

孔公爲我推算數理：童年考試，在縣裏，是第十四名；在府裏，是七十一名；提學史考，是第九名。

明年，我去投考，三處名次，完全相符。復爲我占卜終身的吉凶禍福。指出某年科考，當中第幾名，某年當補廩生，某年當補貢生，拔貢以後，某年當被選作四川一個大縣的縣官。在任作三年半，就應該告退回家。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，當死在家裏。可惜沒有兒子。

我把這全部寫下來，同時謹慎的記在心裏。以後，我所遇着的考試，名次全不出孔公豫先推算定的。

惟獨算我食廩生的祿米，到九十一石五斗，就該拔作貢生；可是，等食米到七十多石的時候，提學史屠宗師就准補貢，我暗自懷疑。果然後來被代理知府的楊公批駁。直到丁卯年，殷秋溟宗師見着試場的廢卷，歎惜說：「這五篇策論，就是五篇治國的奏議，那可以讓這讀書明理的書生，終老家庭呢！」就依據縣裏申請的呈文，批准補貢。先後食米合計起來，恰巧是九十一石五斗。

因此，我更相信，升遷調補，全憑定命；早晚遲速，皆有定時；就把一切都看淡，無所希求了。補取貢生以後，就到達燕京。住了一年，每天靜坐，不看文字。

己巳年南歸，遊金陵。在沒有進國子監大學前，先到棲霞山，拜訪雲谷禪師。兩人對坐一室，三天三夜，未曾合眼。

禪師問道：「普通的人，只因受了妄念的糾纏，所以不能成聖人。可是，這三晝夜，我看你沒有絲毫的妄想；是什麼原因？」

我回答說：「我的命運，早被孔先生算定了，榮辱生死，全是定數。所以，要妄想，也沒有可以妄想的。」

他笑着說：「我把你當豪傑看待，原來只是一個平常人啊！」

我便請他開示這話的道理。

他回答說：「一般人不能做到心不外馳的境界，所以，就會被陰陽氣數束縛的逃脫不得。但是，對平常人，才有定數。極善的人，沒有定數；極惡的人，沒有定數；你廿年來被他算定的數

念得自在就是養。雜念紛擾單提正念就是省察。久而久之把心控制到完全馴服，不敢妄動分毫，生死自了。因爲生死根源就是你被「心」所控制，而不得自由。今「心」既完全無條件降服，生死不了何待！這種簡單而絕妙的制心法，尚不肯信賴，那就是永遠向心投降。辟淨土者多勸人研教。教之制心力，果愈於念佛耶？黃葉禪師曰：「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唯知多與小兒酥乳吃，消與不消，都總不知。三乘學道人，皆是此樣，盡名食不消者。所謂知解不消，皆爲毒藥，盡向生滅中取，真如之中，都無此事。」印光大師教人專念佛，不作大通家，真是過來人語。不念佛者，不足以語此。

「黃葉止兒啼」如必教啼兒知黃葉之爲黃葉，不祇爲多事，恐更將無以止兒啼矣！

放之則彌六合是法界觀。卷之則退藏於密是祖師禪。能彌六合始能藏於密。能藏於密始能彌六合。只問下手時欲先彌六合抑先藏於密而已。若放則限於有限之世界。退而復納入有容之空間，是不能彌復不能藏，將永受生死纏縛而解脫無期矣！

數學上的無窮大「∞」與無限小「E」到底有何區別？無窮大已超乎思想範圍以外，而無限小亦超出思想範圍以外。是二者俱屬不可想像者。既均屬不可想像，謂爲相等亦無不可。

再如數學公式

$$1 = \infty, \frac{2}{\infty} = \infty, \frac{3}{\infty} = \infty, \dots, \frac{\infty}{\infty} = \infty$$

$$= \infty \text{ 是 } 1 = 2 = 3 = \dots = \infty$$

$$E = 1, E = E \times 1, \dots, 1 = \infty$$

$$E = E \times \infty, E \times \infty = \infty \text{ 是 } E = \infty$$

無窮大是法界觀，彌六合。無限小是祖師禪，藏於密。∞與E既相等則法界觀與祖師禪，彌六合與藏密無不相等矣。

一切本自平等。而人妄自分別，斯有一切法對「差別」。既無差別又安有所謂等乎！

拘住了，不會轉動一毫，那你怎不是一個平常人！

我追問：「那麼，數，還可以逃脫嗎？」他說：「一命，可以因自己修德來改造；福，可以因自己修德來追求；壽，可以因自己修德來求；功名富貴，怎能求得？」

我進一步問道：「孟子說：『求就可以得到，因為自己可做主動。』但是道德仁義，原可力求；功名富貴，怎能求得？」

禪師解答：「孟子沒有講錯，是你解釋錯了。你沒有看六祖說過：『一切福田，不離心地。』的話嗎？從內心下工夫，就會有感必通，由內發心，從心去求，不僅可求道德仁義，也可以求功名富貴，內外雙得，是求對得有益。假使不能從內反省，一味向外馳求，那樣，求既難開心地存工夫，得便要憑定命的數了。內外兩失，因而繼續問道：『孔公算你的終身怎樣？』

我據實答復他。禪師說：「你自己揣度應該中舉不呢？應該生子不呢？」

我仔細反省很久，才回答說：「都不應該。考中舉人的，都有福氣，我的福薄，又不能積功累德，以培養福的根基。兼着不耐煩劇，不能容人，常有時以自才智過人。縱情任性，輕言妄談；這些都是福薄的現象，不該中舉。污穢的地方，多生植物，清潔的水裏，沒有魚類；我好潔成癖，是應該無子的原因之一；和氣能養育萬物，我好生氣，是應該無子的原因之二；愛是生長生物的根本；忍是不能孕育的根基。我因為矜持顧惜個人的名節，常做不到舍己去救人，是應該無子的原因之三；多說話，耗氣力，是應該無子的原因之四；好喝酒，損精力，是應該無子的原因之五；好整夜坐着，不知保養元神，是應該無子的原因之六；其餘的過錯罪惡還很多，不能全加細數。」

禪師說：「豈但科第中舉是這樣。世界上享有千金財產的，一定是憑修德而享千金的人物；

享有百金財產的，一定是憑修德而享百金的人物，應該餓死的，定是不發心修德積福的人。一切都由人本身自取，天不過憑着人們自身的善惡，降之福禍，幾時會有絲毫偏私！」

「就生子來講：有百代德澤的人，定有百代賢子孝孫保持他的家聲。有十代德澤的人，定有十代賢子孫保持他的家聲。有三代兩代德澤的人，定有三代兩代賢子孫保持他的家聲。到他本身沒有後嗣的人，德是極薄了。」

「現在，你既然知道錯誤在那裏，就應當把不能中舉和生子的意念和行為，盡情改革，洗掉惜精神，從前的一切，務必要包容涵養，務必要愛惜精神，如同今天新生一樣；這就是義理再生之身。」

「血肉的身體，雖然是有定數；義理的身體，可以感格天心。商朝賢君太甲說：『天作孽可，以躲避；自作孽，不能生存。』詩經說：『常常上合天心，自己謀求多福。』孔先生算你不能高登科第，不能生子，這是天作的孽，還可挽救。你從現在起，擴充德行，力行善事，廣積陰德，這是自做的福，怎會自己不能享受呢？易經替君子謀算，趨吉避凶。若是天命有常的話，吉怎可以趨赴？凶怎可以躲避？經上開宗明義便說：『積善的家庭，必有多多的喜慶。』你信得及嗎？」

我信服他的說法，就拜而接受他的訓示。遂把過去的罪惡，在佛前盡情發露，上一篇疏文。先求考中科舉，發誓作三千善事；以報天地祖宗的德澤。

雲谷禪師把一本功過格送給我，命我將每天所做的事都記上。善就記數，惡由善數裏減除去。同時，教我持準提咒，以求必定的靈驗。告誡我說：「符籙家說：『不會畫符，被鬼神見笑。』這有個秘密傳授，就是要提筆畫符的時候，先要把萬緣放下，不動念頭，一點塵慮也不起；然後下筆。這種境界，就叫混沌開基；由此一筆揮成，更無思慮，這符一定靈驗。凡是祈禱上天，立自己性理的命，都要從這無思無慮的地方去求感格。孟子論立命之學，就說：『短命和長壽，不兩樣。』短命、長壽，顯得極不相同。但是，當你不動念的時候，誰是短命？誰是長壽？所以，仔細區分起來，豐收災歎，不兩樣！然後可立

貧富的命。窮困通達，不兩樣；然後可立顯貴卑賤的命。短命長壽，不兩樣；然後可立生死的命。人生世上，惟有生死最重要，那麼一切順逆，都包括在內了。至於孟子所說：『以修身等待着過錯罪惡，都應根本潔治，全去掉它。講到待，則一毫的非分希求，一毫的前打算後追想，全都當該斬斷它。到這樣地步，就是直到返本還源的先天境界。這便是真實的學問。你還不能做到不動心的境界，但是可以持誦準提咒，不要記次數，只要不間斷，持到純熟，能於持中不持，不持中持，到了念頭不動的時候，就靈驗了。」

我最初，號學海；從這天起，改號了凡。這就是明白立命的學說，而不想走一般常人的舊路了。

從此以後，每天都戒慎恐懼，便覺知和往常不同；過去只是隨隨便便，悠閒放任；到此自然有了戰戰兢兢，畏敬嚴肅的景象。暗室無人的時候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遇到他人憎惡我，毀謗我，自己能以安然容忍接受。

明年禮部的考試，孔先生算我該第三，忽然考中第一；他的話沒有靈驗。秋闈的舉人又考取了！

然而行的工夫，還雜亂沒到純熟。檢點自身，錯誤很多。或是見善而做的不勇猛；或是救人心常疑惑；或是勉強去行善，而口裏講出罪過的話；或是醒着時候操持，而醉後放肆起來；以過折功，每天常虛度過去。自己已年發願，直到己卯年，經歷十多年，才把三千善作完。這時正在隨着李漸庵進關，沒有來得及回向。

庚辰年南歸，才請性空、慧空幾位高僧，在東塔寺裏回向。因而起了求子的心願，也許一個誓願做三千善事。

辛巳年，生一個男孩，叫天啓。

我做一件事。隨就拿筆記下來。你母親不會寫字，每做一件善事，就用鵝毛管，印一個圈在日曆上，或是施食貧人，或是買物放生，一天裏，有多到十餘個圈的。

到癸未年八月，三千的數，已經圓滿。又請性空諸位上人，在我家裏回向。（未完）